

画
漫
录

一
函
一
册

齊
子
和
印
PDG

畫塏錄提要

畫塏錄一卷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訂齋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累官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舜民所著詩文名畫塏集是書乃所作筆記亦以畫塏爲名中多載宋時雜事於新唐書五代史均屢致不滿之詞蓋各有所見不足爲異其說不妨並存至徐禧於永樂死事朝廷贈卹之典見於史冊甚詳而舜民乃云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曰有人見之夏國疑亦有之是直以

禮爲屈節偷生殊爲誣妄舜民嘗從高遵裕西征喜談兵
事殆因惡禮之失策故醜其詞歟其他載錄亦頗涉瑣屑
以一時典故頗有藉以考見者姑存以備宋人小說一種
云

畫漫錄卷一

關隴叢書

宋邠州張舜民撰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爲黃巢所焚摧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

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窖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據敖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閤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

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
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
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曄
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
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
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
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
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聞無一人老人

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
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老年文武雙全子孫
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
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
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
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
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
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驥詣部求官擬寧州司

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怒頓剉不能去就既剉剝腸皆斷虎身臭到口口耳鼻中雖盡刀無能去之以至傾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蟹與虎鬪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瞻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爲正使一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

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
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鳳翔婦與黃冠通姦卽妊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
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岐
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瀾漫
菰蒲魚稻米采取不貲於是以詩落成多人滿美西南
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
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棗社以狄梁公兩爲寧州刺史民立祠
植棗取兩束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爲早云

本草著糯米爲稻米累朝釋畧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爲酒
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虜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帳前
人以爲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外舞者更無回旋止
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爲負兩人相持終
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褫露之則
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爲耻也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禮

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燼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蠟蠟固之付有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胡人雖入月城而未偏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瞞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內然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頗

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
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
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餘釘局二
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三年七月裁
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
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
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爲當塗薦終南

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在官吏
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至咸陽爲一監
官大詬使人捽禡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觀者快之景
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亳每走見執弟子禮內寢
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縑憑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彝
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喏而退觀者又快之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
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旣而銑尙主不逾年身居之政
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轂之民爭入攘寶
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非今人
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彩照人旁
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
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大極殿與宣政正
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橫
街才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
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殿後卽是

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卽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歷初改錫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秘門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也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省
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參知政事宰臣皆着
緋也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
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
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
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盞空則

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敢
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萬
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
主人奈何不吃口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
個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
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
僧爲拵覆僧曰屢拵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